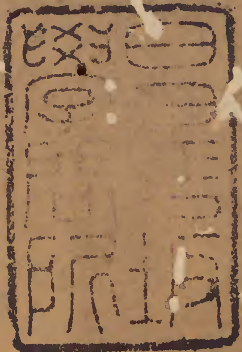


讀書續錄

三三



漢書門		九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七	六	一	九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四	九
函	冊	架	號	類	
一	七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49
冊數	7 (5)
函號	299 60



續讀書錄序

續讀書錄者河汾薛文清公之手筆也公幼時讀書即以復性為事其於四書及周程張

朱之書至老未嘗釋手有得於心即筆於荀

莫非發性命之淵源明斯道之指授自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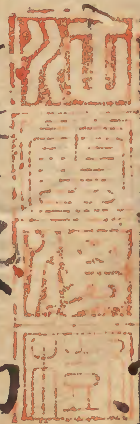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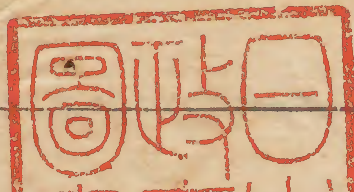
丞理官所劄記者已為識者板行矣及公釋

幾務之重退居龍門日復以五經四書講教

于家精思有得復劄記之積為十卷公薨嫡

孫禮方第進士予寧葬公捧以示予受而伏

讀之則見其語之粹旨之深於性命之說醇



藏書之庫

知也嗚呼公之思至矣得於洙泗及宋之諸君子者淵乎微矣是不可以不傳敬命工斲梓使後之欲知公者覩於是書以溯周程張朱之學因周程張朱之學以達乎洙泗之源則知其所得之有自矣若乃公之節行塵銖視珠玉軒冕者東史筆者自能傳之茲不贅也

成化元年歲在乙酉夏四月望日知蒲州事天台徐孚題

讀書續錄卷之一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聞即便荀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聞時隨荀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

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造化生物皆乾為之主而坤則無所為惟順承施天而已

造化人事皆以靜為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哉

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知而已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乾元是氣之統體無所不包故曰統天

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

為屈感得呼來為伸呼之極為伸又感得吸

來為屈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吸

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朱子太極圖解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此易之變易流行者也

又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

也此易之交易對待也朱子所謂易有兩儀

者如此

凡人動為震靜為艮健為乾順為坤與夫入
為巽說為兌之類皆易之用故易之於人也
周徧而無窮民之於易也隨取而各足
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是
則卦爻之法象無非模寫天地陰陽之實體
而已
卦爻未畫時至虛至靜之中而卦爻之理已
具及卦爻既畫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卦
爻之中故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

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
畫出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陰陽則言
後知太極為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
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倫論陰陽而不
言太極則後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
而不知太極為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
不明雖然大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
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為二則
非矣

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物皆至理寓焉
泛觀天地萬物之有形者何往而非是道之
所寓程子所謂顯微無間者當默會之禮曰
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文也
此言有易道存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就水
言道之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也所謂
道體正在水上水尤易見道體故殺以示人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乃形容陽
稚之意

元者善之長也即亨利貞無非善矣
仁道至大是萬善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
一元字都括盡仁道只一仁字括盡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
本體也動靜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
太極只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
也
太極之有動靜即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即元
亨利貞也
中庸章句序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繼之者

善字來。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於天下。故謂之繼天立極。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竊意良其背一句是統說。良止也。惟止得其止。故靜則不有其身。動則行其庭不見其人。故彖傳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應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可見良其背一句是綱。下面却分作兩支。說良其背是止之本。下面兩支是止之效。朱子曰。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

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此忠恕違道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道即其不遠人者。率性而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義莫近焉。故忠恕違道不遠。

所為悖理。悔吝之應響。故曰從違凶。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為大過。四陰在內。二在內。為小過。得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於言辭之間。當

會於言辭之表

言所以述理不述理之言其可尚乎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

德無不統仁於萬善無不該

理學不學無往而不陷溺於異學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理明心正即所見所行皆出於正

聽人之言即知其心之邪正所謂知言知人

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

書有禮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惡楚

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納於陳謂之有禮可

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程子曰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

蓋道即仁而義即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

外又有義也故程子云然

非知周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河圖之數木火土金水春夏秋冬元亨利貞

在人肝心脾腎仁義禮知信萬理咸備

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次

水木金之位也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
五行木火陽金水陰就五行觀之一行又各
具一陰一陽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為陽
而六為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二為陰而七
為陽之類又如木之甲乙火之丙丁之類皆
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四夷來王本於無急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
敬雖微而遠人歸徃之效甚大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於

此

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即朱子所謂已定之
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
毫髮作為於其間也

畫前之易即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
也

涵養吾一一即主敬也

致中致和為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
密

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默而觀之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

浮雲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

之公此王道之所為大也以

程子曰謂之變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

何其誕邪

必首出庶物而後萬國咸寧也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

謂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

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

知是也在天為天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

理一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

可見妙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

豈待言而後顯哉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

實處一一體認得今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
之著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鑿穿牙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也。不量其鑿

而納柄其能入乎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即

是充塞天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

機也。應是貫徹古今

太極即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
出性言之

太極性理之尊號

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太極不
外乎此

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仁義禮智
皆中也。此專言中也。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此中只是禮之一德。偏言之
中也。專言之中。是未發之中。偏言之中。是時
中之中。

天人合一流通往來之理無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不知仁義道德為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心役物不可役於物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象數未成而其理已具即畫前之易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聖人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其舍諸正欲人

人各學其所知也必欲舉人皆出於己何以

公天下取人之道乎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率仁義禮知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

本心之全德求仁得仁即仁義禮知在其中

而率性之道不外是矣

只循理便是行道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

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

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

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
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
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
主謂不至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
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於中
敬而和處衆之要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為主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霍光心小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易於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為八月

遊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春秋
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
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為茫茫不足與
言天道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
見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
本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守約施博體用之謂也

守約歛之退藏於密施博放之彌滿六合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也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
一享最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
伊尹周公但能輔其君為木甲成王而已固
不能輔之為成湯文武也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
吝之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
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命之

流行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人以道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
默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
為物累覺得身心甚輕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
然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
天地之塞氣也形而下者也天地之帥理也
形而上者也氣也理也渾合而無間者也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義與正為靜中

與仁為動以中與仁為動是以中仁之用言也
只為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為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
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陰陽迭為消長夫之後殆即絕之泰之後否
即絕之剝之後復即絕之此即吉凶貞勝之
理

嘗提首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勿忘勿助即天理存
心切不可外馳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
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當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故聽不外馳即
無知誘物化之失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
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脩己第一失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於希夷而後圖象始明

易圖象本原至邵子復明

因見園中花茂盛曰此即顯諸仁也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於天地之間

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燦然

者顯諸仁隱然者藏諸用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三風十愆違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朱子曰道則天人性命之理天命元亨利貞也人性仁義禮知也理統性命而言天

人之學貴於一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
作事愈有力

凝定靜密自不外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騫出入無一息之寧靜
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人之一動一靜即陰陽之動靜也一動一靜
之理即一陰一陽之道人能順動靜自然之

理即與陰陽動靜之道相合矣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
非中正仁義之極蓋太極動而為中與仁靜
而為正與義即太極之全體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身目口鼻手足百
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
理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一過而無
迹如陰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
率性而行見諸事為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

猶孝子之善述其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妙而不測。如天命之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之知。猶知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謂之窮。則洞見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如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之

亨利貞神明之德。體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昏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純乎天理。即窮神善繼其志也。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夬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為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

夏至成一陰爻而為姤聖人則有羸豕躑躅
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
見矣
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
意
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夫決於上而陰生於
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
陰陽消息相因之理微矣
仁義禮知道也道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
道之文原出於天

天人一理也夫有不能為人所為者人有不
能為天所為者此其分殊也
太極者性理之尊號道為太極理為太極性
為太極心為太極其實一也
不可於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舉中庸之義而約
言之是無極太極之理中庸言之備矣道是
自然之理不待盡已推已而後然未至於自
然之理誠能盡已之忠推已之恕則至自然
之理為不遠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天之晝夜陰陽人之語默動靜皆與道為體
運行而不息也

仁即道也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道也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
凡事皆然

河圖木火土金水即人心所具肝心脾肺腎
之形仁義禮智信之德是人心自有一河圖
也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

萬化之本原中也一心之妙用和也聖人之
能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學問之極功
言復聖之事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
之本在心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王道
不過如此

此理在天未賦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
謂之性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

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
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
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時中即性之發而為情中乎節者便是性即
未發之中也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於
圖之表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
理背馳者正緣志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
刻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

不忘矣

萬物惟其同一氣故皆同一理

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
之則殊合之則一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即中庸
立天下之大本也

三綱五常為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虞
虞三代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中是道理得其恰好處

太極即易書春秋詩禮託四書所言性天道

之理非性天道之外別有太極也
守約是守此心性之理施博是推此心性之
理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
之道也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事小
人反是
誠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誠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具仁義禮知之德所
性之之聖人也

萬物並育道並行大德敦化太極之體也不
害不悖小德川流太極之用也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
善也賦於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
渾然性理無方所無內外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
性命合一所學貫天人矣
天人之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即所謂天下無性
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
其知

中者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
所共由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
要只在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
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為氣之
始即資坤元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
元之氣坤無所作為惟順承天施而已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自然中而已矣是則中

者其道理之總名與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
而各使焉以盡其力于古聖賢之學只是學
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讀易謹察象占二字斯得易之本義

荀卿之托身黃歇楊雄之失節莽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
知幾乎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於太極圖見之

一貫即中和之義

程子言忠恕所以明聖道之體用
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實春秋之本義
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即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
以生物為心朱子論仁本於此
咸其輔頰舌良其輔言有序悔七殺言之失
得可見
天地自然之易取見皆是

天地陰陽晝夜四時人物男女萬物始終盛
衰易充滿六合貫徹乎古今也
象數自河圖始滿天地間無非象數也而理
在其中

顏子托而不較蓋不知物我之有間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托而不較最省事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待人而人不信只可自反其忠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氣也。與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律呂律法也。述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天下古今萬物萬事皆陰陽之變化而理為之。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先儒言之詳矣。舉目皆實理實氣。此外無一物。程子言天本廓然無窮。如此則道大無窮可知矣。

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順理心安身亦安矣。易簡處事自無勞擾。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進修皆令內事與人何取干涉而求知半為善求人知者皆非為己之學也。韓子曰未聞響大而聲微者也。故君子務求響之大而不可急於聲之大。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
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乎
凡事皆能謹於幾微則不至於差之大矣四
時行百物生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息
也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信生生而不
容已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卦爻皆陰陽奇偶之變易皆氣也而太極理
也理不雜乎氣故一卦一爻皆有太極焉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
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
少欠缺故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
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
所居之地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
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胸次悠然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
然自見於言外此一節又是想象曾點言外
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為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

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為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為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為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聖仁義中正。即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即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即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恊于克。一為太極。喜怒哀樂。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情。心為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為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為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

加尚。萬理之總名也。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誠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大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

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
其人也。是則凡聖賢之書無非度天下之理
必神而明之則人與理為一。不然則書自書
人自人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融會貫通之
謂也。
神而明之亦足以發之謂也。
至神而明之乃有得矣。
陰陽有實體有實氣。天地者陰陽之實體也。
寒熱者陰陽之實氣也。然實體實氣非有二
也。

知言則知人。纔聽人之言便知其於理有
是非。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
義理日昧矣。

勿忘勿助。最切於日用之切。而勿忘尤急。
處事最要。如女帖完善。即無瑕隙之可議。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之
語上也。須謹守此。則斯無失言之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子貢
尚如此。况不及子貢者乎。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者寡矣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
裏之效矣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閑省事

人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
然不動者利貞之復天人合一之理也
理之散在天地萬物各殊者小德之川流理
之本於一源深遠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小德
者即大德之分大德者即小德之具體用一
源非有二也

朱子曰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蓋生也伸也來也皆神也成也屈也往也皆
鬼也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
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惡皆聞正言有可
慮者矣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
彝之性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之性以至萬
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
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

必須盡仁義禮知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
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
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一
毫之間取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無彼
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略有先後之序矣
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凡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則在乎人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
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室奚曰行道有福則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大也

天乃陽氣之實體地乃陰氣之實體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

宙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人性之而無不盡

賢者復之而求其至凡民則日用而不知也

中只是性情未發已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便是非性情之外別有中中庸只是此中乘

常之理便是非中之外別有庸也已發之中

無過不及者處便是和非已發之中中節之

外別有和也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全牛矣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古人云自勝者強抑暴猛之氣克己縱之欲皆自勝之強也彼血氣之勇烏足謂之強哉虛中無我惟善是從偏執己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克己之功也異端邪誕之說欺惑萬世貽害萬世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知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太極涵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物分太極物各具一太極也

即天地萬物觀之渾然一理遠近大小之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天地萬物分而言之

天有太極地有太極萬物有一太極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

太極之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上下四方無
一毫空缺之處而天地萬物自不能外此太
極常包涵乎天下萬物如大海之水包涵夫
水之百物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
萬物觀之各有一太極如海中之百物各得
海水之一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其萬物統體一太極故萬物各具一太極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敬畏

常存而國家安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命有以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
者死生有命是也

數自河圖始理在其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不度事勢之可不容故專作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之變所謂
易也而一卦一爻之理即太極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朱子解曰

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太極
即在陰陽之中。周子又曰：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金土。朱子解曰：五行各一其性，而渾然太
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其中。是太極即在五
行之中也。以太極生兩儀言之，兩儀陰陽而
太極無不在，即所謂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
所乘之機也。以兩儀生四象言之，四象即水
火木金，而太極無不在，即所謂五行各一其
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
中也。由八卦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

卦每爻無非奇偶陰陽卦卦有太極爻爻有
太極氣之所在，理隨在焉。夫豈有虧欠間隔
哉。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生生而不
已。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
氣和煦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
下同流不息，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
曾點之心，即對時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
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天地氣象。

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夫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立主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人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去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性之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

天理元亨利貞也民彝仁義禮知信也天理民彝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程子曰坤漢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有已發之理具故不是先已應有未發之理在故不是後元亨利貞古無此名至文王彖易乃立此四言以釋乾卦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真正也文王意

謂乾道大通而至正。筮得此卦六爻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於正固，乃可以保其終也。至孔子為傳，遂分為四德：元為始於時為春，亨為通於時為夏，利為宜於時為秋，貞為正固於時為冬。此即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所謂天所賦為命也。是命賦於人為性，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知。所謂人所受為性也。率是性而行，所謂道也。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且之當得而圖之，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

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苟只於圖中溺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天命即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常自有察，使其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太極只是性。朱子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渾融而無間也，則太極只是性可見。

朱子曰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而凝聚而成形焉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是則太極即中正仁義也四者之外別無太極
太極合性命而統言之其致一也
先儒曰凡有歛者皆為氣無歛者皆為密而密即理也

凡涉於有為者皆氣其無為者道體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隨處見之
性理難強以語人可語者必其人也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素履最吉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韓子曰觀顏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

是非可否為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純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

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不存即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聖賢發明其理言各不同而理則一也

庖丁解牛而枝經肯綮之未嘗者只是處事

順理自無齟齬也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蓋不偏不倚解五性渾然未發之中無過不及解性發為情各中其節之和庸即性情未發已發皆平常之理非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性者萬善之一源即無極而太極也

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天德一也

天地間可見者造化之迹其不可見者密皆

也

太極圖五行各一圖雖曰各一其性各一太極其實初無空缺處但自統體者分之各有

一太極身男女萬物各有一太極亦如此

太極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分而言之天地人

雖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則統體一太極也

道無所不在故莊子有道在稊稗蟻瓦礫

之類之言程子言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亦有

之此類是也

鬼神字始見於書而詳於易大傳

陳北溪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
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

太極上一圈是天地之性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各一太極是氣質之性然氣質之性即天
地之性隨在氣質中非有二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為也如
在父子有仁在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
也處之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隋文聽獨孤言以廣易勇晉武聽楊店言不
易衰後來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
不能作

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者人皆知之仁
義禮知之粹然人與物異者知之者鮮矣

中庸言道皆率性之謂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
欲盡則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
求中庸之道者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
人纔動便有差只是妄動不妄動則不差矣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學者之通患也程

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蓋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

朱子曰五性之殊散為萬事是萬事皆一性性即太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之伸也靜而生陰鬼之屈也屈伸相感動靜相因循環無端易之謂也太極通書皆相表裏

朱子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蒼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神武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又曰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具此理却不犯手

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養性情便是為善便是學道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信之性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全體呈露是大德之教化妙用顯行是小德之川流

全體呈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妙用顯行

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交人而人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己

善莫大於取人之善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

自能之意

性情之外無道

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

朱子解剥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為精密

易只是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一太極也

仁之道大仁即天地之元也元於天之四德

無不統仁於人之四德無不貫其大可知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即可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也

人之寐陰也闔也寤陽也闢也一寐一寤一

陰一陽一闔一闢即所謂易有太極也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二物道有體用不

可分體用為二致

渾然一理而與物無間道器合一也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

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

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

萬物統體一大極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大極分殊也

舉天地萬物總而言之只是一理即理一也就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各有一理即分殊也理一貫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即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己之仁義禮知之德合乎天命則自然順理而多福矣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為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仁為天之尊爵則禮義知信皆仁所統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只是見理透徹學不

明理所見皆淺末之事
修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讀書續錄卷之一

讀書續錄卷之二

天下之大本中也。所謂萬化之本原也。
洛書以冲子孺子梅成王皆不可曉。周公雖
元聖豈可以此稱其言不可解。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
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曰各具一太極
其實初無間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行各得
其一。天地萬物皆如此。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無之也。

裕盥往見吝從容治盥而盥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

其端

上卦荀止下卦巽順而無為所以盛盥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大

化滔滔竟莫知所止

即太極圖觀之無極而太極者體用一原也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顯微無間也蓋無極而太極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具太極之理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之理而言已具有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故曰顯言微無間也

即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

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即
而言太極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微者理也顯者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
不外理故曰無間
自理而言冲漠無朕而天以萬物之象已具
故曰體用一源自象而言即天以萬物之著
而冲漠無朕之理各在故曰顯微無間
程子又曰冲漠無朕萬象已具未應不是先
已應不是後蓋未應而已應之理具存故不
是先已應而未應之理常在故不是後

萬物統體一太極可見道之極大無外極小
無內渾然無間斷處

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統有理即有
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
陽爻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真精妙合氣化
生男女形化生萬物竊意其初理為之主而
一齊造化生就

性即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
程子之言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
懸空有太極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
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
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
為言耳。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
無止泊處。

即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體用一源。理包乎象。顯微並消。象不外乎理。
微陰助重。淵至於六。陰盛長。知幾者當謹乎
此。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放飯流餽而問
無齒決不能於大而謹於細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
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
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
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定寧。事合乎理
而不違矣。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窮明之理為無用矣。

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物各得其當矣。

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可次第用力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而性無不在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自太極之體統貫乎陰陽五行男女之間，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而各具夫太極之體，所謂顯微並闡也。言貴乎時。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不雜亂多言而心存，心存而於道其廢乎。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體。道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同性，道體同。

之寶而只節之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
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體用顯微不
曾開斷相離者二物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
先有理而後有象也
非象則理無所寓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天地間自有此象取謂畫前之易也性者
人取受之天理仁義禮知之性是也天道者
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之命是也性命

一理也

勿忘最切於學者与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
念不在是也

論閑事閑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
其有得也難矣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
有得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之外無天也
誠即性命之實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况在

者能用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
治乎
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
貫為一
切尚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之有不可曉者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只於文辭議論是非得失而不本於道終是
淺朱子論前輩有云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有從道而變福者幸也
說：所爭者真細事耳令人厭之
群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
章有易道存焉蓋能見幾知止也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應事最當知幾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

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故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勇子
曰脅肩諂笑病于甚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
可知矣
外物即身外之物也其實不足為身之重輕
孔子以不義之富貴為浮雲信然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天下雖大不能加
性分之毫末

誠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於己
但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
未發之中大德之教化已發之中小德之川
流中者大本也和者達道也大本為體達道
為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於此可見
大德教化是為物之一源小德川流是為物
之殊體一源流而殊體二本乎一源非有
二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
止飛潛動植而言並行指日月四時而言並

育並行皆夫化之源故曰大德教化不害不
背皆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
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
曰小德川流然大德教化者小德川流之本
小德川流者大德教化之分大德教化如泉
源小德川流如泉源散而為千支萬派其實
皆理氣之一源達而為理氣之萬殊分而言
之若有體用之別合而言之則體用一源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
不從便足失言不可不謹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
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
言必信德之盛也
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即妄言者
多矣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
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歟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理氣混合為一元
無間隔就中細分之則陰陽五行萬物各具

一太極也

理氣真實不可分先後

動之前為靜之中有太極靜之極為動之中

有太極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用字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

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具此理所謂各正性

命誠斯立焉也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

然之妙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性細翫

之可默悟其妙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太極圖相合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特福善

禍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發明

集註者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稱弥近理

而大亂真者不獨異端為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統物

資始即資生無須更之先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本體春夏為誠之通秋冬為誠之復然物亦有生於秋而成於夏者亦有生於春而成於秋者凡一物始終即一物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為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為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通書聖第四朱子語錄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竊意哉乾大元萬物資始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流行者也動前為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豈非寂然不動者乎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眾理而應萬事日用

之間知最為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
事不差者鮮矣

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
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
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
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許魯齋荅雷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
時勢三者蓋深於易者也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為車中所謂小有才而
未聞君子之大道

如黃流滴之之下流而欲捧塊以塞之愚之
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
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凡天地萬物有形而可見者皆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
當見幾而作也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踣躅之有
字故凡事必謹於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絀如此方是為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

其原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為是何也以道無不在也

天理流行即陰陽動靜而太極無不在理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也

元亨利貞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欠缺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可以心悟不可以目覩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流

行昂天理之流行也

一

體即微顯即用體用一源先言體而用在其

中顯微無間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夫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夫之獨行遇
兩若濡有愠无咎故决小人之道貴乎不係
私愛雖若与之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决之
也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

何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言實未易聽必允迪厥德然後謀明弼諧聖

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源語人

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始之時義大哉矣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

謹

待人當宏而有節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

功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

在陰中又在陽中或在陽中又在陰中此神

無方也。或為陰，又為陽，或為陽，又為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之，陰陽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与理蓋未嘗離也。

程子萃彖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萬物死生之理如此而已矣。

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大抵少能省己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己之惡而攻人之惡，大異乎聖人之教。

矣

不能深識事幾，妄為而中窻，亦可恥也。

聖人最惡訐人陰私之

物，我彼此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程子所謂豁然有覺處，覺者悟此理精粗本末渾然一致也。

程子曰：雜信鬼恠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無妄至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游程朱之門者得其傳者有其人與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
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體用一源而用已具顯微無間而用而
體不外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人不謀諸已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
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
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
道不可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
果能入乎

四書滿天下聖經賢傳妙旨無窮讀者果能
真知其理而實踐之乎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
可知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
最是為學之切要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行而無止息大

無外小無內一實理實氣貫之

春而大始夏而亨通秋而利遂冬而貞固一實氣實理貫通流行如循環之無端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非道不敢言也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謹言是為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

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

實其行與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矣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元

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

成力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

行仁義謂之通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

德仁義各雖殊而理則一也

道德仁義禮智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

分道德仁義禮為五也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
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
子之失也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
禮皆當謹

不知道即不知所行之是非

三才雖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
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真人亦有元亨利貞
分而言之為三才各一太極合而言之地與
人之元亨利貞即天之元亨利貞是三才各

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也

朱子曰夫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然則
欲免獲罪於天必須事之無為合理即順乎
天而無事於禱矣

逆理而獲罪於天不特禱於奧竈而不能免
雖禱於天亦無益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
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
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
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

引後學者權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五經之後大字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子本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中庸二十二章言至誠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又言至誠三章之義融而會之可合於二十二章言至誠盡己之性即三十一章至聖盡仁義禮知之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即三十一章立天下大本之事其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三十一章洋溢施及中國蠻貊之事即三十二章經綸大經之事其曰贊化育與天地參即三十一章配天之事三十二章知天地化育之事究而言之誠而已夏月暑氣鬱蒸萬物發生暢茂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為害至大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
即本體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
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水之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
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周子通書誠德幾章。幾字兼善幾惡幾而言。
聖章誠神幾。此幾字專以善幾而言。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

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
中庸示人靜存動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
動靜之間。幾字教人於此用力。又切之至密
至密者也。

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

一切外物皆不可思。之。又未必得。之。又
無所益。不若專思義。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
可以馴達天道矣。

用力於曲學之差。斲之終身而無所得。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
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況為
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
而敷衍之者乎。
自勝者強克己最為難事。不可不勉。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宴安鴟鴞。此言當深有。
體用一源。即源而流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即

流而源不外是。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
賦於人為明德。仁義禮知也。中庸所謂天命
之謂性。是也。
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
為至善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唐
虞三代以下。漢唐宋之君。有如是之德者乎。
無如是之德。欲其行二帝三王之道。難矣。
朱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陰陽動靜。剛

柔闔闢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喫
做易只是一字便了。然則易之為義於是可
識矣。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
獨凡民為然。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於後世。
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宋之時。不惑於異端者。無幾。雖名士公卿亦
陷溺其中。道之難明也如是夫。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為

害不可勝言。自古如此。

繫矩是怒心。

鬼神是二氣之靈。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鬼神是二氣實然之理。

鬼神合理為一而言。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

冬。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智。妙用顯行。是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

五氣布四時。行即元亨利貞。誠之通利貞誠。其

鸞飛魚躍之機奉萬物皆然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
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
衆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
感而書於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太極十箇圈摠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
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又皆

各有陰陽之氣涵太極非有理而無氣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謂之道謂之器謂之變謂之通謂之事業為
雖殊而其為道則一也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
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
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
謂顯微無間也

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
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

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
四德之體段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周子所謂無極
而太極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四德流行而不
息也

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人道廢
則是今當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
滅不得觀程子之言其所感者深矣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屋漏無曰不顯

莫子云說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
昂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
有感於心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
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
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
貞也人之仁義禮知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
之道本一極也

伊傳告君之辭曰德曰誠曰敬曰命

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帝王之治皆本於道德而禮樂刑政乃為治之具

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一窮通壽夭為命常人信其說而不修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元亨利貞

利貞也動者元亨利貞誠之通靜者利貞誠之復天命之流行是即太極之流行太極天命其理一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一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字之精有康黨通學之統有程朱

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

程朱立朝時人多欲輦行之正如安童之論許魯齋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於其間者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程朱之書得其門者鮮矣

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道字君子也

灑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

大功於聖門者也

尊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

治亦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

而生於陰治亂相根之理微矣

觀陰陽之互根見治亂之相根

一言之失喪邦邦未必喪也而喪邦之原基

於此一事之失而喪邦邦未必遽喪也而喪

邦之幾兆於此。非識微之君子孰能知之。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
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
謔，其違道遠矣。
嘆詭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或者謂以漢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佐之，可
以成三代禮樂之治。竊謂漢高祖以馬上得
天下，不事詩書，果有祇德檢身反身自治純

亦不已。如禹湯文武之德乎。不然雖有大儒
佐之，亦不能成禮樂之治也。
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
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
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
耳。
無限量無空欽無間斷無窮盡大莫大於此
者，故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大以包小，小以分大，一以貫之，
有四大而道包之。

理直是難言而言，亦人未之信。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克己為仁，孔門有顏子。

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敢言言之，適

足以為口耳之末耳。

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為虛語。

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

能言道之用耳。

道至濶，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

之要何在。

抑之詩相在尔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

行之，可以至天德。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

有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

陽而為言，是理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氣

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

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

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者可見矣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蠢然動之氣人皆知之粹然動之理則知者鮮矣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
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
一是一本貫是萬殊
在一心之理与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道即理也聖人一心之理通乎萬事之理體用之謂也
誠者萬理之樞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易者陰陽也充滿天地流行古今無一物之

不體無瞬息之有間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陰陽之謂也大傳曰
易無體言或為陰或為陽無一定之體也
性為萬理之樞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
無不在

心之理即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
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在外即仁在外為
賓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

外為賓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
仁也以此觀之則心与仁未嘗相離若謂心
在仁之內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孰
為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者未盡竊
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主曰
月至焉者或曰心与仁在內或一月心与
仁在內是心与仁在外之時多為賓未知是
否姑書以俟來世
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
以貫徹古今

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
一理陰陽五行散為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聽人之談即知其是非邪正所謂知言知人
也

讀通書筆錄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即圖
之太極陰陽五行之謂也

誠下誠即圖之太極五常即圖之五行之性
靜無動無即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即圖之太極幾即圖之陰陽
動靜之間仁義禮知信之德即圖之五行之

性也一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即圖之太極在靜中
感而遂通之神即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即圖
之陰陽動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曰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即圖之中正仁
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即太極陰陽五行之
內氣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幸第八有恥即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昂誠神幾昂圖之太極在陰陽中與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字第十伊尹顏子所志所學昂圖之太極也

順化第十一陽生之仁陰成之義昂圖之陰陽仁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知動靜言貌視聽昂圖之五性陰陽五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昂圖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昂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昂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也

動靜第十六動靜昂圖之陰陽神昂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昂圖之動陽也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昂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昂圖之陰陽其曰明通公溥昂圖之五行也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昂圖之太極誠

而明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曰彰曰微昂圖之陽明陰
晦靈昂圖之太極剛柔善惡五二一本昂圖
之陰陽五行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昂全乎圖之太極
也

師友下第二十四二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
皆圖之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二士七勢之輕重昂圖之陰陽迭運相勝

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昂圖之太極因
辭以明理者也

聖蘊第二十九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昂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為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聖人之蘊昂圖之
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精昂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昂
圖之太極至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三十一乾六不息之誠昂圖之太

極於穆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
實理也

家人睽无妄第三十二曰端本曰誠心曰善
皆圖之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之即圖
之太極也復則无妄即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
之陋不本於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即圖之太極陰
陽也

刑第三十六泰即圖之陽秋即圖之陰也公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即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主道即圖之太極其
曰王法即圖之太極見於修道之教也

孔子下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与第
天地參而四時行孔子即圖之太極五行也

蒙艮第四十時中即圖之中艮止即圖之主
靜也竊嘗觀之太極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通書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五性
散者萬事故通書一字一義皆与圖意相合

愚雖融會旁通不能詳舉其說而大畧則庶

幾其爲一姑筆錄于卷以俟後之君子薛瑄
謹識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
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
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
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
道所謂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夫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靜處
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今即作止語默之
則也

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
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
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知信散而爲萬善當
於聖人作止語默之間一默識其何事是
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知信無不了然於心
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費而隱即顯微無間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子曰魏牟字季子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曰不與猶不相聞言不以位為樂也蓋舜禹德冠人群雖處富貴之極而漠然無所動其心况肯窮侈極欲以位為樂乎宜乎夫子以魏牟稱之其高也可見矣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為富貴所動窮侈極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然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於物

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低了魏牟字高

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

服五彰哉聖人首出庶物魏牟字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太極圖水根於陽火根於陰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
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
乃所謂太極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
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
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愚非有意之私而合乎天理之公即所謂惟
仁者能愚人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簡外華少接人謹言語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
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必有條理所謂感而
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
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
必無固無我也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
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
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
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

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止也。子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為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時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為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為天理。止失其止，則為人欲也。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木字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止則心定理明，止則順理而無事。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
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
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
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
矣。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不得其正也。皆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止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朱子所謂動靜各正其所。而皆主夫靜。良周

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蓋中也。仁
也。動也。正也。義也。靜也。仁義中正。動靜固流
而常主夫靜。則動靜各止其所矣。良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
理而不知有人已。
伊川良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
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先儒言只說得靜
之止。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貴
字兼盡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語意與鬼神體物而不遺之體同。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物一太極陰陽也。大哉乾元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易有變易交易兩義。變易之義陰陽晝夜流行是也。交易之義天地上下四方對待是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太極即性也。即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誠命性理太極通名雖殊實一理也。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知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知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知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讀書續錄卷之二

